

我的教學生涯

魯月花／砂拉越州古晉五哩八港中公華文小組組長

在我踏入師資訓練之前，我當了四年的臨教，並在國小以英語教學（注：在 30 年前，大馬的砂拉越仍以英語教學、之後才以馬來語教學，唯華小除外，只上國語（馬來語）與英語課，其餘科目都以華文為教學媒介）。

1980 年，師訓畢業後，我被派至海口區的一間華校，實文然中公執教，實文然是個小市鎮，華人來有務農也有少許從商者，實文然中公是一間政府津貼學校，因此，一些財務方面的問題得靠當地的商家支助，在此稱為校董。由於鎮上華人子弟不多，為了保存華小的生存，商家出錢出力建造宿舍並到偏遠的鄉下招生，供以免費的膳宿，可是招來一群都是土族，不諳華族言語，更別談華文了。

在實文然中公執教期間，我不但被分配教華文，還得教馬來語與英語課程。在執教的兩年裏，因為我教的是考試班，所以比較注重考試範圍。由於學校離城鎮遙遠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或快艇運送，因此，我只能把指定的課程教完以應付考試，記得當年的成績並不理想。

結婚後，我便申請調到現在的學校——五哩八港中華公學。它是間郊區學校，規模並不大，只有三百位學生，教職員共有十六位，包括校長，學生有華族，土族和巫族。

廿年前，本校的學生只有來自本地的華族農家，家長們並不怎麼注重孩子的學業，只有少數的學生把分配的家課如期做完。因此，沒有家長的合作，學生在校的學習時間有限，成績只處於中等階段。

由於環境的變遷，學校周圍不斷地發展，引進了不少外來者定居。工廠的林立，許多在工廠工作的土族工人，帶同家眷移居學校附近。從此，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增加了，班級學生人數也增加，老師在教學方面否感吃力，與此同時，面對著學生水準參差不齊的學生更是難上加難，尤其是華文寫作方面。我在校服務期間，經歷了四位校長不同的作風，前三位讓我們自由發揮，自找課外資料，往往我都是依據學生不同的成績，而設不同程度的作業。對成績好的學生，他們根據題目自擬大綱自作文章，對於成度低的學生，他們只造句子或是以填充方式作文。

在 1999 年，現任的曾校長被調致本校。他增加了每天一節早讀的時間，好讓老師分別領導學生讀三字經，唐詩等。經過兩後，發現這種做法，對學生的寫作沒有很大的幫助。他便改讓學生閱讀範文，以此希望讓學生對命題作文有個概念。此種方法，對於成績好的同學會有所幫助，可是處於成度低而懶得記的學生一點進展都沒有。

之後，校長又應用了「領養」計劃。所謂「領養」，就是把考試班的學生分配給每一位老師，有的領養兩位，有的四位不等，每天老師便會指導學生寫作，每日一篇，這些年來，這方法提高了學生寫作的的能力。

除此以外，本校校長也增加了下午補習班，學生由四年至六年級必須留校補習增廣學生的語文知識，提高學生成績。

去年，我班上有一位名劉佑昌的學生，功課雖不出眾，成績中等，唯對華語科一點興趣也沒有，常常給我交白卷，同時他也不怎樣注意外表的整潔。記得去年訓育處要求我選出新的一批巡察員，而他是入選的其中一位。自此，他不但對外表的修飾多加費心，他也不像往日那樣散漫，把我的鼓勵當著耳邊風，對華語科努力提昇，

寫作時，不再交白卷。在今年的檢定試中，他都能一一通過，這真是件可喜的事情。

本校的華文小組每年都舉辦了不少活動，有詩歌朗誦，演講，講故事，書法，作文等比賽，這些活動分別由各班華文老師負責。之後，才選出優勝者參加校外比賽。

在我的教學生涯裏，有喜有樂也有苦，丈夫與孩子們都一直催我提早退休，可是我真捨不得，尤其是來到台灣的這段短暫的日子裡，站在我面前講課的個個年紀都比我大，我豈可言休？